

行狀

谿谷集

七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五

行狀 五首

恭忠奮義平難忠勤百
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誥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
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 世子師鰲城府院
石李公行狀

公諱恒福字子常其先慶州人遠祖文忠公齊賢

用文章德業為高麗名相世稱益齋先生考曰夢

亮事 中仁明三宗官不與
贊娶崔夫人以嘉靖

丙辰十月庚子生公生而不
乳者二日不啼者二

日家人憂之。祭賚公使瞽史筮之，賀曰：無憂也。且當貴極，人爵稍長，岐嶷俊偉。有識度，迥異凡兒。祭賚公竒之，曰：此兒必大吾門。六歲始授書，聰悟絕人。祭賚公今以劔琴作駢句，公應聲，劔有文，夫氣琴藏千古音聞者，知其終大成。九歲而孤，哀毀如成人。食素終三年，十二三時已負氣。好義有疎財濟物之志。嘗者新襦，鄰曰：凡有衣弊者，見而欲之。公即解而與之。又嘗脫所並履，以與人。跣而歸。崔夫人欲試其意，陽怒呵之。公對曰：人有欲者，不忍不與。崔夫人歎曰：此異事也。甫成童，雄健喜勇，善

少年之戲角抵蹴踘崔夫人聞而切責公痛折節
力學十六而崔夫人卒居喪幾滅性服除游學宮
學益成聲譽藹蔚二十五擢庚辰文科權知承文
院副正字明年選入藝文館為檢閱 宣祖將講
通鑑綱目 命大興士預簡材臣可備顧問者栗
谷李文成公舉五人以進公實與焉 賜內箴綱
目一帙且 命勿煩以吏文漢語試射等諸冗藝
尋 賜長暇讀書遊入玉堂為正字甲申陞著作
論大司諫李潏朋比當迹以此大忤當路遂引疾
三告 宣祖下教曰 李某不可離玉堂其令斷來

章尋陞博士。○酉春移授藝文館奉教序。陞成均館典簿。拜司諫院正言。以薦拜吏曹佐郎。知製教銓郎。世號熱官。而公處之蕭然如寒士。有二朝士在館。職陰規入銓。賓客多為游說。公素惡其為人。邈然如不聞也。者尋遷為修撰。丙戌又拜正言。丁亥陞校理。戊子復入吏曹。為正郎。己丑遷為禮曹正郎。鄭汝立謀反事發。上親臨鞫囚。公以問事郎。侍明敏。稱告。宣祖每名呼公曰使。李某傳說同寮拱手不敢。望每大臣議。謝公周旋其間。務從平反。所全活甚多。庚寅陞應教。歷議政府檢

詳舍人陞典翰嘗侍講筵 宣祖特召公前道問
事時事而亟稱高才高才拜直提學未幾陞通政
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庭試文臣公居魁 賜厩
馬辛卯春帝為戶曹叅議精核要會節縮冗費纒
閱月庫藏充牣判書尹公斗壽大器之歎曰文翰
士乃能辦錢穀真通才也策治逆勲 賜公推忠
奮義二難功臣之弼會士禍起鄭相公澈為禍首
三司文致將貳以不道以上鄭公竢譴江上時禍
攢甚惡門生親舊怵迫不敢問公獨歷訪從容移
日人皆為公危之未幾公為承旨臺諫請以鄭澈

罪案榜示朝堂劾公緩於奉行罷職尋復拜承旨
時名流之忤時議者一切日以黨人次第貶謫殆
盡有臺官挾前憾將寘公竄黜中大司憲李公元
翼力救之公賴以免序進都承旨壬辰四月倭奴
大舉入寇申砬敗報至中外震駭上已定西狩
策命左相柳成龍為留都大將公謂同寮曰左相
留此無能為今將赴愬上國辭命必須其手請
改命上許之賊報日急公自斷殉國每公退處
外舍闔內門禁無以家事關我與兄弟相訣側室
泣請一面亦不得是月晦大駕將發百寮未集

天雨夜黑 中殿獨與女侍十數人步出仁和門
公執燭前導 車駕夜渡臨津明日 上召從行
諸宰以鞭叩地問曰事至此策將安出諸宰未對
公首言我國兵力不足以禦賊唯有西赴乞援
天朝耳 上曰善到松都特陞吏曹叅判鰲城君
命護二王子先詣平壤既而 車駕亦至不教曰
李某久在近侍志慮貞亮宜陞擢委以重任尋特
授刑曹判書兼五衛都總管拜大司憲與李公德
馨入對請亟奏請援兵大臣初與公異公力爭議
乃定分遣三調度管軍興卒成再造功者公之謀

也拜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

同知成均館事 世丁左副賓客臨津不守賊進

逼沮江李公德馨請乘船邀見賊將玄蘇調信以

圖緩兵即不從將取二賊頭公謂二賊甚微殺之

不足以損賊徒先負不義名非計也事遂已 上

集諸從臣議所幸或言咸興僻遠多兵糧可守公

與李公德馨屢爭以為咸興隔遠 上國不可幸

宜幸寧邊 上從之公與李公各請自赴遼東求

救 上不能決有言本兵不可遠去者 上然其

言 命李公往公解驂與之洒涕而別賊兵漸進

官軍相繼滑 上召諸臣議曰事惡矣予當內附
第父子同渡鴨江則國無主矣世子可留奉 廟
社主諸卿誰肯從予西渡者群臣未及應公泣對
曰臣身健無父母願以死從 殿下駕次博川惡
報至 上命促駕發夜已二鼓矣天雨路澁侍衛
者不滿數十人公謂官屬曰前衛甚疎吾屬不可
在 駕後遂策馬先導 駕到義州城中居民皆
驚散公請修葺廨舍以示久駐意吏民果稍稍還
集公又建言湖嶺三路不知 行在所駐宜惡遣
使宣諭令起兵勤王 上從其言遣尹承勳由海

路往湖南自是朝命始通諸道勤王之師稍稍起矣巡察使李元翼慮禁旅單弱請分戰士入衛公却之曰戰卒用以破賊請別抄民丁補禁衛先是遼左訛言謂我導倭入寇兵部尚書石星遣指揮黃應暘來覘應暘初頗疑我請見倭書公在都日已慮及此自賚辛卯倭酋嫚書以來及是以示應暘應暘疑大釋至拊膺大慟歸具以實報東援之議遂決天將祖承訓史儒將兵七千先至公曰祖將躁而無謀軍必敗進兵平壤果大敗儒死承勲僅以身免歸反誣我助倭寇公請遣大臣起

廣寧辨誣又請遣使上奏催發大兵十二月提督
李如松率五萬兵東渡公見行師有紀律白上
曰師必有功但幕下鄭同知趙知縣二人用事異
日沮大計者必是夫也癸巳正月提督進擊平壤
賊克之追賊至碧蹄遇覆不利提督氣挫遂為和
議所撓鄭趙實主其謀公言果驗矣京城賊既退
公力請回鑾十月車駕還京十一月行人司
憲奉勅來公為遠接使往迎之會皇勅令王
世子同戶兵官前往全慶視師以公長司馬遂解
儉任陪世子以行甲午春湖西賊宋儒真反分朝

諸臣欲奉世子還朝以避賊公上劄駁其非計世
子從之賊亦尋平世子在洪州欲移駐保寧之水
營使公往審之公還詭對以為不可駐或疑之公
曰永保亭勝槩完湖中恐少主居之啓異日侈蕩
心識者服其遠識乙未拜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
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義禁府事丙申 皇朝遣
使冊封日本首副使楊邦亨請得公為接待使
上許之公既辭朝乞解東銓文衡拜議政府右參
贊楊使敬重公甚至常曰東方有此人物何可以
外國輕之既入倭營正使李宗城謀聞賊將加無

道脫身夜跳遠近大震揚使惡令公馳白于朝公疾馳二晝夜到京則李使已至賊亦終不動焉初公見李使謂人曰綺紈子徒事文墨必辱命已而果然人謂公知人冬揚使還公送至境丁酉復判兵曹 皇朝再舉征倭揚御史鎬經理軍務檄召戶兵工三曹官來候境上公往迓于九連城應對悉中機宜以病適尋復長西銓公自壬辰來凡五判兵曹屬大賊充斥 天兵水陸輳集凡事閱軍旅者靡不歸之於本公兵隨宜措處沛然有餘地恒蓄羨布萬匹以備急時之用揚經理公才猷每

遇事之難者必曰須李尚書戊戌秋 皇朝贊畫

丁應泰誣劾揚經理國家為經略上奏保留應泰

因此噉我國切齒上本構誣詞極憎深 宣祖震

驚將遣大臣陳辨意在領相柳成龍柳公不以時

請行 宣祖怒柳公以劾去遂拜公議政府右議

政進爵府院君為陳奏使公無上劄力辭願假銜

充使 上曰欲求辨誣而先欺 君可乎公不得

已拜 命兼程赴都既進奏遍詣閣部呈文痛辨

閣部諸公既敬公儀表又見文辭明剴益稱歎競

以茶酒延款曰國恥自雪無憂也 天子遂命革

應泰職因 降勅慰諭明年公竣事還 宣祖大
悅特賜田僮論者以應泰故歸罪接伴使白惟咸
下獄三省會鞠公為委官上讞白其寃狀 宣祖
原之朝議攻柳相益力以甲午主和故公上章自
劾以為曾贊和議不敢倖免遂引疾免久之 宣
祖教曰與人同事終乃反覆者李其之罪人也庚
子拜都體察使兼都元帥宣撫湖嶺諸路請寬湖
南方役又上安民防海十六策 上多用其說南
土順賴夏拜領議政召還 懿仁王后上昇公從
喪詣 山陵宮人失火延燒 靈幄殿變出倉卒

人皆惶惑失措公從容指揮救滅火已招禮官使
速行慰安祭遂奉梓宮襄事如儀皆且行且馳
啓竟以是日反虞聞者服公能處變也屢乞釋
上不許敦諭甚切公乃起視事上命薦學行士
公以金長生申應榘李基尚應旨嘗入對論治
道曰上能開誠心布公道下能破朋黨勵廉恥今
日急務無出此者上稱善建州夷酋貽書請通
好公議曰此首受爵天朝本國義無私交且必
為後日憂請謝絕其使至壬寅春時事大變三司
論成牛溪渾將追加之罪公草劄以為渾負儒林

重名不可罪會有人承柄臣指上疏擊公謂公黨
鄭相澈公遂引告劄不果上竟以是免相既就閑
杜門謝客遍讀經傳及癡浴諸書課程甚嚴雅性
喜山水少日多遊中興洞壑至是每值佳辰輒從
一二子姪匹馬往遊吟嘯竟夕而還 宣祖素重
公雖去位恩禮猶不衰甲辰元日白虹貫日公應
求言 旨上劄極論闕失有曰推誠當自納諫始
秉公當自用人始人服其剴切策扈從功公為元
勲 賜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聖功臣之誦
盜殺宰臣柳熙緒賊不得捕盜大將邊良傑窮治

其獄坐謫熙緒子亦杖流首相李公德馨疏論忤
旨遂罷相公代李公復相累辭有曰良傑之與臣
心實傷之特未及言耳德馨即已言之臣臣即未
言之德馨罪雖未彰何忍匿情章八上乃許丙午
對馬島夷義智遣使請和柳永慶當國建議使執
送壬辰犯陵賊義智詐取二死囚來獻皆年稚在
壬辰未離髻鬣者永慶欲自功將獻 廟肆赦公
請戮之境上以示倭使朝廷竟用永慶議有金稽
者上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蓋永慶風之也 上
下其事希望之徒爭相傳會公議曰此事在上行

之者哀安桓靈在下非之者周張程朱群議乃定
事得寢初 宣祖無嫡嗣光海在儲位久多失德
會 宣祖久寢疾傾危樂禍者煽鼓嚮言而鄭仁
弘之跡入矣人心疑惑中外遑遑無何 宣祖昇
遐翌日光海襲位時臨海君年取長地逼素多過
失家聚無賴蒼頭光海積疑忌命集兵衛闕宮門
晝不開者踰月有言官詣公議公曰 王子在喪
次反狀未著何據置辟居數日三司密啓臨海謀
不軌流之喬桐公預憂有他力陳全安之義首相
李公元翼都憲鄭公逵所論與公合論者譁然謂

之護逆遂為搢紳禍階因山既得卜竒自獻挾左
道鼓異議公上劄辨其妄遂從初卜昌原府使鄭
經世上疏論外戚柄政之非光海怒謂語涉先
朝將下之理公再啓力救經世得免只削職四月
拜左相兼都體察使為摠護使 穆陵既畢三司
請誅臨海公執前議不變鄭仁弘上劄攻主全息
者公再上劄辭不許辛亥夏仁弘上疏詆文元文
純二先正不宜與文廟祀太學諸生上書訟辨削
仁弘儒籍持平朴汝樞仁弘徒也訐啓之光海怒
令覈倡議者禁錮諸生聞命捲堂而去公再上劄

極言仁弘挾私詆先賢多士同憤不可罪繼而言者益衆光海強從之先是舉入任叔英對策譏斥宮禁考官取之既上名光海命削之公諫不從至是入對歷陳二先正無可議任叔英不可削科光海意解命復叔英科公既積忤仁弘仁弘必欲中傷公其徒投章毀公者前後數十百人公求去甚力白公開體府光海亦重公德望頗委任公凡西北差遣悉以委公公每辭不得命群小用是慕公愈甚仁弘又嗾人上疏言體府兵權太重宜罷公又乞免詞甚危迫章凡二十上猶不許壬子金直

哉獄起詩人權鞞坐詩語逮繫當考訊公離席泣
諫光海不聽鞞竟杖死公痛恨不已術士李懿信
倡妖說請遷都交河光海頗惑其說公痛斥之癸
丑策衛聖翼社亨難三勲非公志也無何死因朴
應犀受奸人指上變事延興府院君金悌男闔門
被誅公以微累出郭待罪光海宣召詣鞠廳時永
昌大君甫八歲三司指為逆魁交章請誅之政府
獨不肯廷請群小魚然不已禍且不測有二宰臣
夜造公以禍福誘脅公不為動子姪輩涕泣言願
為百口地公毅然奮髯曰我受先朝厚恩位台

鼎今老且死豈忍撓志負君自隳之義吾志決矣
勿復言兩司日侵相臣公猶持前議掌令鄭造尹
訥等希旨倡言 大妃失母道當廢公謂李相德
馨曰吾屬得死所矣此輩齷齪人動以討逆為辭
又誣引春秋以惑上聽夫臣而廢君之母此非真
逆乎子無讐毋非春秋大義乎吾當引經據義進
一疏痛破邪說李相欣然曰公試具草是日公歸
第不脫朝衣坐外堂矐視不語子弟入請故公長
吁曰三綱滅矣能為國乎我義不忍坐視當捨死
盡言期身尸歸耳大司憲崔有源素敬公公勛之

以義有源用公言遂斥造詔造詔之說不得行公
之力也公草疏示李相李相稱善會公以誤薦鄭
浹遭劾去疏不果上公既被劾一僮控馬出東郭
僑居于江干至秋移寓蘆原村舍斗屋蓬戶疏糲
不給處之晏如也唯潛心讀書暇則杖屨徜徉山
溪間以自遣嘗微服跨驢往遊清平山遇者不知
其為公也長男星男為賊奴所誣繫獄家人欲以
賄免公痛止之仁弘忘公愈甚風兩司請削黜光
海寢其章丙辰築小屋于忘憂里自蘆原移居焉
至明年冬廢毋之議又起爾瞻筠等嗾無賴子投

疏罪狀 慈殿語絕悖逆光海下其章令百僚議
時公已感末疾忽大雷震公愕然曰天其告戒之
矣頃之樞府郎來收議公扶起奮筆草議略曰不
審誰為 殿下畫此計者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
欲殺舜浚井塗廩危心極矣號泣怨慕而不見其
不是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
子無讐母况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
夫焉有間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
之望此言矣為至於絰纊裁為今之道體舜之德
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為慈愚臣之論也議至

朝野聞者為之髮豎或有泣下者郎吏錄公議至
手戰不能下筆三司請絕邊圍離安置久之只命
遠竄蔡府議配所凡六易地始定配于北青戊午
正月妣就途公自料必不歸命家人悉以衣衾斂
具自隨又戒諸子曰事國無狀獲此罪譴我即死
無以朝衣斂只用凜衣大帶既到配舊風復發寢
劇至五月公夢 宣祖臨軒柳相成龍金相命元
李相德馨並侍李相請宣召公公既寤歎曰吾其
不久於世乎居數日疾遂革是月十三日卒得年
六十三隣邑士民間訃會哭者不記其數咸興前

正郎韓仁祿等定平士人張應時等永興士人朱
士龍等安邊士人張應井等各操文致祭嶺南士
人鄭杻等千里平人致賻皆公素未嘗識者也諸
孤奉喪歸用是歲八月四日窆公于抱川先兆北
青及抱川人士至為公建祠國家禁之而不能止
公議之在人心其可誣哉公天資甚高軒豁有大
度身長不踰中人而儀貌魁偉風神凝遠其清白
孝友蓋得之天性敦睦收族有古人家法少時豪
爽嘗悅一官妓忽自念情有所偏必害于身心遂
痛絕之自後絕不近聲色壬辰之變執藪爰舍周



旋先後竭知盡瘁由興謀猷大抵出於公者居多
立朝三十九年為冢宰者一司馬者五議政者四
元帥者一體察者二出入將相餘二十年其規畫
建白奕奕在人耳目者不可一二數功存社稷
澤及生民清如冰玉重如喬岳國家之柱石士流
之冠冕至丁巳一疏扶倫紀樹正氣磊磊軒天地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始釋褐嘗謁栗谷李文成
公文成公知其國器謂曰我有歸志子其訪我於
石潭時文成公方秉銓嚮用公嫌於形跡不能數
叩函丈未幾文成公下世公終身以為恨晚而嗜

學不規規於章句度數而獨契本原嘗著涵養銘
詞意超詣有自得之趣又著恥辱書床養夜戒晝
警夕五箴以自省焉為文章有奇氣邁放俊捷不
蹈蹊逕筆蹟豪宕有法少解丹青有妙致既而輟
不復為所著詩文集若干卷朝天唱酬錄一卷
奏議二卷啓辭二卷類編禮經要語曰四禮訓蒙
者若干卷祭合左氏內外傳曰魯史零言者十五
卷藏于家公既沒光海亦為驚悼命復官爵及今
上即祚命有司致祭嗚呼天若假公以年使得際
遭今日其光輔中興功烈豈可量哉公別號弼雲

晚稱白沙既譴居野外又稱東岡配曰貞敬夫人
權氏子男二人曰星男井男側室子曰奎男箕男
維竊念公德業之懿履歷之詳國史所載萬口所
傳非可以虛辭揄揚也謹撮其著者論撰如右以
俟知言君子之採擇焉

議政府領議政權公行狀

公諱轍字某權本姓金新羅氏之裔有曰幸者以
古昌郡歸麗祖麗祖嘉其功以為炳幾達權賜姓
權氏邑之古昌古昌後為安東府權氏遂為安東
人麗有名相溥至文忠公近以文學名世事我

太祖太宗官至贊成文忠之子曰暉亦官贊成
於公為高祖曾祖摩連川縣監 贈判書祖僑揚
根郡守 贈贊成考勣江華府使 贈領議政妣
順興安氏公以弘治癸亥生兒時氣貌異常人知
其為遠器也及長力學戊子中生員進士甲午擢
文科拜成均館學諭選入翰林修秘史不曲筆為
金安老所惡寘之下考 中廟使人問曰權翰林
何事見貶同列以權辭對安老敗復入翰苑遷承
政院注書 中廟甚器之每文義有疑輒使問之
嘗御後苑 命題試近臣公劬於記注篇未成

上特命趣進其受知如此拜弘文館著作陸博士
兼侍講院說書尋陞修撰遷兵曹佐郎遂入吏曹
為佐郎以事左遷兵曹陞正郎屢遷禮曹刑曹正
郎弘文館校理成均館典籍直講為司憲府持平
司諫院獻納者各再兼侍講院文學以疾適為典
設司守 仁廟在東宮聞公病遣內侍問疾 賜
以藥物自是在散官者數稔疾愈拜議政府檢詳
陞舍人兼侍講院弼善尋遷軍器寺副正講官仍
舊甲辰 中廟昇遐公為國葬都監郎廳同職坐
事公亦連逮奪職歲餘復叙拜繕工監副正 仁

廟昇遐又為山陟都監都廳陞掌樂院正以謝
恩使書狀官朝京師還而出入散班者久之時尹
元衡秉國陳復昌為其爪牙公嘗於酒席斥復昌
復昌噉之欲中傷公無不至竟未果焉庚戌自承
文院判校陞承政院同副承旨積三歲至都承旨
病免尋拜兵曹叅知甲寅又以謝恩使赴京師
還拜戶曹叅議會嶺南大饑明廟擢公陞秩為
慶尚道觀察使期滿還朝又拜都承旨入對上
謂曰嶺南百萬生靈微卿其盡濟嗟乎仍賜綉帽
未幾御筆擢拜刑曹判書時湖南新創倭寇朝

廷以海徼為重乃推公觀察全羅道兼都巡察使
一道大治歲旱禱雨輒應倭貽抵扶安勦捕獻馘
徵還復拜刑曹判書戊午 詔使來冊世子公為
遠接使比還伴送至境賓相無違禮焉拜兵曹判
書 上謁 光陵公為布營使部勒嚴整士無離
次陞議政府右贊成李樛以冢宰敗 上用入望
舉公代之兼 經筵事及尹元衡之黜也公又有
力焉丙寅御批特拜公為議政府右議政隆慶紀
元公進賀 登極將行 明廟引見公為勞苦之
且曰 新天子踐阼必有大進退凡 先朝舊人

起廢收召者卿其詳訪以來公退語人曰 上教
及此殆悔端之前乎有能藉是以訟乙巳無辜伸
枉雪誣此其機也 去還而 明廟大行 宣祖入
紹大統公復命入對首陳正君心嚴宮禁之說
上為傾聽嘉納焉陞左議政時百官煖帽制甚不
典公建請悉從華制論者羨之 仁廟移祔于文
昭殿公領其事居五歲陞領議政明年公已七十
上章乞致仕 上命賜几杖公懇辭 上曰卿德
量足以鎮人才智足以謀國當今賢相無過於卿
有几有杖所以倚扶卿宜勿辭公乞免不已踰年

乃許拜領中樞府事月餘復拜領議政公固辭

上不許曰老成大臣國之蕃龜而予所仰成也久

之懇辭得允甲戌復拜領議政以病辭 上遣承

旨挾御醫視疾公辭益力章八上乃許至丙子又

拜領議政公又力辭曰年邁病甚且四領政府非

所堪終不許公嘗入見 上命小黃門挾掖之又

以公不良於行至有肩輿入闕之議事雖不行其

眷遇至矣屢以老病求退皆不允 御批有股肱

元輔赤心為國大旱霖雨濟川舟楫等語戊寅夏

感疾會有天變遂上章自劾疾益甚 上遣御醫

視之一夕趣令正席強起倚人而坐欲草遺疏氣
乏不成文失聲號曰吾不復見 聖主矣 上方
御經筵聞公病革即命輟講遣承旨問所欲言已
不能言矣享年七十有六訃聞 上震悼輟朝市
三日承旨臨吊禮官致慰再 賜諭祭賙賻有加
有司備物具禮用是年某月日葬于楊州之洪福
山公資性忠醇嚴毅自幼有公輔器度急世之務
靡不講究立朝四十五年歷事 四朝四領台鼎
而人不敢議其疵憂勞國事或明燈達曙每以安
民備邊為重有從四方來者必問民物衰盛邊防

得失平生不喜奢靡不通人問遺其為相也議大
政斷大事心稽古典擇善而從之遵守成憲不事
紛更尤致謹於刑法嘗曰先人每見戒曰口不道
殺字故我屢執刑柄久處相位而不敢輕用人命
論囚必求其生道初金安老用事而公忤安老陳
復昌張甚而公又忤復昌及李樛敗而公代掌銓
尹元衡黜而公旋入相君子以是知公之見重於
士論也公薦於內行奉先甚謹宗子貧不能修廟
公以家財營之文忠公祠宇頽廢公為修葺之每
月朔集諸孫樂奠撫養宗族恩意周徧貧不能嫁

娶者為嫁娶之公卒之歲政府庭中大槐樹為風
雨所折公曰我其死矣謂諸子曰吾不才致位上
相無功德可紀我死無所事碑惟於墓表書某官
姓名足矣寢疾近一月無一語及家惟諄諄說國
事至屬纊乃已年德兼尊福祿俱備人論近代賢
相以功名終無玷缺者公必居甲乙焉夫人昌寧
曹氏有子男四人曰恒廣興倉守曰愷戶曹佐郎
曰恂其官曰慄以文科進歷內外官壬辰之難而
都元帥破倭寇立大功為中興第一名將聲聞華
夷策宣武元勳 贈某官維晚生竊從前輩名公

頗聞公德業梗槩謹狀如右敢請所以易其名者
資成李公行狀

公諱直彥字君義系出國姓孝寧大君補五世

孫也高祖諱案嘉德大夫瑞原君謚夷安公曾祖

諱薰明善大夫行高林正 贈正義大夫高林君

祖諱璿孫彰善大夫叅山正 贈承憲大夫叅山

君考諱洞禦侮將軍副護軍 贈崇政大夫議政

府左贊成妣貞敬夫人東萊鄭氏公生於嘉靖乙

巳幼慧敏不凡見者知其遠器稍長力學通經史

善詞賦為儕流所稱下外憂廬于墓下食粥不食

食日三上塚雖祈寒盛暑未嘗廢癸酉中司馬試
丙子擢文科第二名例陞成均館典籍歷工曹戶
曹佐郎司憲府監察出為魚川道察訪寧邊府判
官三和縣令公之治邑也以嚴明莅下以廉白約
已月廩之外毫毛無所近惟奉養大夫人要以盡
其懽愉癸未遭內艱去職執禮一如前喪毀甚幾
不全服陰又入戶曹陞正郎擢拜司憲府持平秉
直不撓適為成均館直講遷禮曹佐郎正郎成均
館司藝司成丙戌又出為平山府使己丑免歸歷
校書館校理尚衣司僕二正又拜江陵府使不赴

拜司憲府掌令適正司宰監辛卯為平安道災傷
敬差官還朝坐微故罷職壬辰叙復為軍器寺僉
正 大駕西狩公為統禦使幕佐不得隨 駕久
之徒步入朝龍灣 行在 宣廟聞公至 下教
曰爾來自何所喜極兼用感愴因令條進所聞見
對入 上引見公備陳沿路事情兼獻恢復之策
上嘉納賜酒拜司藝尋為司諫院獻納湖南守宰
有餉夏扇者公具陳自劾同列或以為過公曰此
何時也而可通問遺濫觴當防不爾至於橫流矣
舉朝為之竦然敬憚拜掌令赴遼東軍門請餉時

盛寒露宿譯者以羊被進公却之曰君父越在
草莽臣子何心取煖癸巳春為黃海道調度御史
竣還歷遷至司諫隨駕回至永柔復為御史
宣諭嶺南還又為司諫甲午大饑又以救荒御史
行忠清慶尚二道殫心賑給多所救活還復拜司
諫上劄論時事八條仍陳斥和復讐之義士論偉
之時宰嚭故相鄭澈追加之罪兩司持論甚銳公
與正言朴東善李時發執義申欽極言澈冤狀用
是大忤時議久置散秩出為兩南調度御史兼管
巡按暗行灾傷等事丙申除海州牧使以奉使未

還遶尋拜仁川府使明年移授水原仁川民乞留
遂命仍舊戊戌遶為通禮院通禮會天兵大舉
南征朝廷患軍興不繼以公為嶺南調度使公承
命疾馳夙夜拮据蜚輓不乏天將亟稱其勞及兵
罷而列邑有餘粟上嘉之進通政階僉知中樞
府事庚子以陳奏使朝京師請糧盡誠敷奏所請
得准及還傾其橐餘貨弓角數百對以進上賜
厩馬一匹拜戶曹參議辛丑遷承政院同副承旨
轉至左副參翰逆獄畢以勞陞嘉善大夫副護軍
兼同知義禁府事上命逸庶謹吏通朝僅四人

而公與烏遂陞嘉義階兼都摠府副摠管壬寅出
牧驪州未幾移拜慶州府尹治為一道最御史褒
聞 賜表裏觀察使褒 聞 賜厩馬居三歲御
史又褒 聞 上命進秩資憲大夫尋陞拜本道
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乙巳遷歸同知中樞
陞知事遷漢城府判尹常兼同知春秋館義禁府
都摠管光海初為司憲府大司憲會臨海獄起公
不欲與其事竟辭遷庚戌以謝 恩使如京師值
上元燈夕士女填咽副使以下皆出門縱觀公獨
留館翛然清坐中朝人服公端操壬子拜開城府

留守無何免歸自戊申以來公為都憲知樞者四
為判尹知敦寧者再判工刑二曹叅贊政府者各
一而春秋義禁提管則往往兼帶焉癸丑之變權
臣希旨起大獄國舅金悌男闔門罹酷害禍且及
慈殿名卿善流被株累貶竄殆盡公杜門不出憂
傷忼慷自此長在散班至戊午廢 母之論起光
海始令廷臣各獻議可否人謂即一語違忤奇禍
立至公持正議不撓既而大臣率百官日伏闕請
廢 大妃館學諸生下至閭巷徒隸皆令驅脅陳
請無敢違者士夫之以疾家居者亦怵震熖力疾

隨列不敢後公稱病篤終不一與焉事且不測待
罪郭外者凡五年遂就郊居扁其室曰拙庵端居
終日研究性理寫先儒箴銘諸格言揭之屋壁昕
夕諷誦又自著續心箴人說省身箴以觀省焉人
或閔其貧而致餽輒却之癸亥三月 今上奉

大妃復八兇徒悉伏誅收召守正舊臣公起家為
知樞兼都摠管俄拜右叅贊轉左甲子春延臣吳
允謙 啓曰李某今年八十清白一節世罕其比

先朝所選庶吏四人今存者只某與李元翼也
上命錄用其子弟承旨李廷謙 啓曰先海營建

宮闕士大夫多令家僮應役取雇直獨李某不肯
曰營建諮舉也余縱不能諫止忍復助成其役乎
禁不令應役 上曰凡少時清苦到老或衰終
始不渝此實甚難且年高可尚 命超授崇政大
夫議政府右贊成公辭不獲乃謝 恩 上賜酒
加勞居三月病免判樞府移判敦寧府明年歲朝
上命賜段絮米肉公上劄謝 上教曰卿今八袞
清操彌堅予敬歎如古人微物何足謝 啓運宮
之喪 上過毀將成疾公上疏請調護 聖躬秋
上章乞骸骨不許至冬 下教曰老老尊賢國之

先務年踰八十位躋一品兼有清操者其令有司
歲時賜衣資食物以示優異之意公與李相元翼
受賜如上年而有加明年奴賊入寇上幸江都
虜使來請和朝廷姑許之公上疏極言其非請進
兵夾擊辭甚激烈夏拜知樞戊辰四月遘疾卒于
第得年八十四病且革神思不亂無一語及家事
訃聞上輟朝二日遣官吊祭如儀官庀葬事是
歲某月日葬于衿川縣先兆之次公為人剛方端
亮輔以恭謹孝友出於天性其事親也奉養喪祭
情禮俱盡忌日如處喪至沒身不懈與昆弟友愛

無間一味之珍得必共之事孀嫂甚謹撫諸姪如
子內外親戚接遇各盡誠意庶直敢言勤於職事
不擇夷險忠君憂國之心白首不渝國有大事
必杖而造朝有可言者輒為盡言最惡關節人不
敢干以私天資強記嗜經學至老翫繹不輟居平
動止有法則坐未嘗背北曰人臣雖燕處不可背
闕被服如寒士居第僅蔽風雨處之泊如也一馬
病斃出輒借諸隣有人餉以良馬即還之族人餽
金圈亦不受其嚴於辭受如此公初名時彥後有
所避改今諱白號秋泉居士娶進士禹思謙之女

生三男皆天側室子曰在公立朝五十二年歷官
內外守職奉法砥礪庶隅有敦篤醇懿之行有貞
介絕俗之操臨危守正確乎不拔有古直臣風克
享遐福為世大老清名雅望終始無玷若公非所
謂一代完人者耶謹撫歷官行實如右以請易名
之典謹狀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行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
同知經筵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李公行狀

公諱晬光字潤卿號芝峯系出國姓 太宗恭定

大王有子曰袞封敬寧君謚齊簡公生牟陽君植

是為公之高祖牟陽生仙槎君承孫仙槎生河東

君裕河東生諱希儉始以科第進卒官兵曹判書

贈領議政娶貞敬夫人柳氏以嘉靖癸亥生公始

公在娠柳夫人屢有異夢既生穎秀絕凡兒幼而

不喜弄五歲就學開口輒有奇語十三通四書二

經十六舉初試才名謁對十七遭判書公憂過毀

成疾服闋益自奮攻苦力學文詞益進粟谷李文

成公亟稱之壬午中進士選乙酉擢文科權知承

文院副正字戊子陞正字冬薦拜藝文館檢閱公
少負雋望擢第四年始入史局論者以為遲己丑
遷待教因事罷尋叙奉教序陞成均館典籍遷司
憲府監察庚寅拜司諫院正言戶兵二曹佐郎兼
知製教差 聖節使書狀官朝京卽還為黃海都
事明年以親病解歸拜禮曹佐郎遷正言適為戶
曹佐郎庭試高第 賜虎皮選入弘文館為副修
撰轉司憲府持平冬拜吏曹佐郎銓曹世稱極選
不能無籍援引而致之而公簡靖自守不事交游
白沙李相公深相敬服曰絕意名宦而得銓郎者

今世唯有李某耳尋罷旋叙為校理復入吏曹壬
辰又罷夏四月倭寇至中外大震慶尚防禦使趙
徹辟公為從事官欲藉重以自佐既而憫公無兄
弟而太夫人老且病為公設方便欲令毋行公謝
曰食君之食臨難而苟免非人也遂馳至金山則
李鎰之師已潰諸軍相繼陷敗事已無可為矣公
在戎幕屢當鋒鏑適有天幸得無他焉朝廷初拜
公修換未幾宣廟西狩太夫人避兵北地防禦
使兵敗不能軍公獨立無所歸匹馬從間路奔閭
行在八月謁世子于成川仍詣行朝即拜副校理

無備局郎九月上疏乞訪老母存沒 宣祖下教
曰咸鏡一路自變後未通朝命李某可充使以送
於是差宣諭御史踰嶺抵明川得太夫人所在時
此路叛民劫執兩 王子及從行宰臣殺將吏以
應賊所在屯據道路梗塞公挺身馳入草檄文曉
以逢順禍福聞者莫不洒然革心義旅感奮列城
響應賊亦不能久留癸巳正月復命屢拜持平校
理兵曹正郎司諫院獻納故事臺諫不得無備郎
至是相臣以變後死節諸人事實屬公纂集請令
仍帶以卒事秋陞侍講院弼善司憲府掌令無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秋館編修官又陞執義上劄條陳十弊 上嘉納
之冬隨駕還都時軍國多事辭命繁委凡製作之
惠就者多出公手甲午夏承旨缺 上命政廳資
格未准者得并擬進蓋意屬公也遂超陞通政大
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序遷至左副適授大護軍兼
承文院副提調乙未拜右承旨兵曹叅知丁太夫
人憂秉禮視前喪奠祭之具畢盡情文制除拜右
承旨成均館大司成倭寇再逞 天將揚元軍南
原以公為分戶曹叅議管餉即日陞辭 上察
公羸甚命勿遣 皇極殿災以進慰使如京師戊

成春還朝又拜右承旨自是歷禮兵二曹叅議左承旨僉知中樞己亥冬拜吏曹叅議會時事驟變西厓柳相公既被逐并及完平李公不安於位公引疾自免因言朝著之亂大觸時諱幾不免彈劾適為大司成庚子夏拜司諫院大司諫而李爾瞻為獻納奮其朋勢蜚謀設巧撼撓公不已公不為動竟辭適辛丑春拜弘文館副提學考校古經周易以進命賜厩馬尋適為大司成難定且十年文廟尚未重新公始請營度之廟殿講堂次第告成夏遷兵曹叅議濟州賊吉云節誅上遣御史

安撫之趣命玉堂草教書諸學士六寤章久不就
遂屬之公文無滯思諸學士乃大服 皇太子冊

禮成 詔使將至以公為都司迎慰使實文翰極

選也行到平壤墮馬傷適歸壬寅再為吏曹叅議

皆以病免夏復拜副提學同諸儒校正周易諺解

書成 賜厩馬 宣廟將冊妃金氏五禮儀缺廟

見一節公上劄請遵古禮事報聞冬拜大司諫尋

適癸卯夏又拜副提學校正史記纂以進又 賜

厩馬拜吏曹叅議甲辰夏適為兵曹叅議大司成

自丁酉來公為兵曹者八為大司成者四矣公之

在銓也進用士流三人者皆當路所不悅至被彈
去而時相有姪子素無賴欲驟寘之通顯公執不
可會廷臣請上尊號公意獨不肯以此積忤時議
乞外得安邊府使己巳春抵任夏旱公禱雨即應
府地舊無蓮楊蓬萊士彥為守鑿池種藕蕪廢數
十年至是復生父老稱以為異事秋嶺外大水壞
民田廬無筭北邊新中虜徵發旁午日不暇給賴
公撫摩有方民得安業事聞特賜表裏一襲以
褒之明年以疾解官歸丁未冬始叙為洪州牧使
專以清靜為治聚邑諸生于鄉校教課有法鄰邑

學生聞風四集已酉夏又以病去秋叙僉樞遷兵
曹叅議拜都承旨庚戌夏宣廟陞祔禮成特
加嘉善階為禮曹叅判兼承文院提調秋拜大司
諫大司憲皆辭適授西樞光海遣使奏請世子冠
服以公為之副八月如京師公凡三聘上國永
蘄自厲如書籍香藥絲毫無所近在燕與安南琉
球暹羅使相遇皆從公丐詩文安南使得公詩歸
而傳布其國中趙完璧者我也俘於日本隨賈
舶到交趾交趾人出公詩以示曰爾知爾國有李
芝峯乎此其作也完璧後得歸國具道其事公之

文章見重於殊俗蓋如此使還進秩嘉義歷拜大
司成大司諫大司憲兵曹叅判兼同知春秋館事
為副提學術士李懿信用堪輿家進言曰漢都氣
竭山童交河形勝宜建都光海入其說令廷臣集
議人情疑惑頗有承望傳會者公率館僚上劄駁
之反復數百言詞理甚正事遂寢光海追崇所生
金氏為王后請冊命于天子公又上劄引經義
論其非禮時光海政昏臺閣以言為諱而公屢進
讜言士論服其持正手授憲長皆不拜無何而癸
丑之禍作李爾瞻嗾死囚上變起大獄殺永昌大

君夷國舅金梯男幽 大妃于西宮將廢之貶逐
先朝舊臣幾盡公不欲染迹自是優游散班絕口
不談時事嘗拜大司成辭遶兼同知成均唯強起
一謝而已至丙辰秋出為順天府使公喜曰脫身
世網吾其為吏隱乎玄軒申公公之莫逆交也放
逐在江外公就別焉相視悲吒竟夕而後去至官
勤於吏職以身率物民皆悅而從化自學校立井
以及魚鹽薪芻之微措處有方皆可為後法己未
秩滿歸民追思為勒碑頌德公之歸也屏居于水
原田舍閉戶不出家人罕見其面前後授大司成

分兵曹叅判同知中樞 詔使迎慰使皆不就光
海以公不肯仕下教切責辭極峻厲公上疏自陳
病憊不任狀壬戌春又下教令招赴都觀察使勸
駕敦迫甚至公為一至京即還癸亥三月 今上
即大位悉收召舊臣公拜都承旨兼弘文館提學
歷大司諫吏曹叅判適為工曹叅判明年李适反
兵逼京城 上南狩公昇疾隨駕賊平還都又拜
大司諫進階資憲大夫為議政府右叅贊大司憲
兼知春秋 大王大妃進徽號公撰玉冊文 特
加正憲階又歷左叅贊知敦寧府事工曹判書兼

同知 經筵乙丑冬又為大司憲會 上因災異
求言公以為 上之求治切矣治效未臻禍亂相
仍無他誠未至故也即誠至矣以實心行實政致
實效靡不如志遂上萬言劄條陳十二事曰勤學
正心敬天卹民納諫諍振紀綱任大臣養賢才消
朋黨節戎備厚風俗明法制而要歸之於懋實其
言明剴痛切鑿鑿中竅識者謂中興章疏無出其
右者 上優旨褒答丁卯春奴夷大舉入寇列鎮
皆陷賊遂長駟深入議者謂京城不可守 三殿
將幸江都先命 王世子分朝南下 上令老病

朝臣任便擇所往時公屬疾沉綿而長男聖求名
隸分朝次男敏求方守林川郡所親多勸公姑嘔
分朝南去者公毅然曰人臣一息尚存安敢辭難
就便遂扈駕入江都拜大司憲大賊甫退朝家多
故後進氣銳務持覈論公常以寬平調御之人稱
得宜嘗言天下本無事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
也國家屢經喪亂人心靡定而不能安靜鎮撫頗
事紛更非時措之宜也彌牌之初行也廷臣多稱
其便公獨憂之及籍成而人不樂繼有虜難竟輟
不行還都屢轉知樞左右察贊戊辰七月拜吏曹

判書先是每冢宰缺公名必在薦剡及是乃膺
簡命三辭不獲命出謝而乞免章五上皆不允乃
歎曰吾其以職死矣於是屏請屬抑僥倖清流品
振淹滯尤以逸任循良為重凡散吏之有聲績者
長弟甄叙臣方澄肅輿論翕然公嘗以疾不赴政
堂僚宰擬公醫局提調欲其便藥餌公以備位銓
長奈何自占便署再控辭 上諒其意 特允之
居無幾暴風疾甚上命御醫就私第視疾藥物取
給內局長男聖求時觀察湖南未得代不敢歸者
上愍之諭令遄歸毋俟代皆異數也公病日劇猶

以重任未釋為深憂兼帶掌樂院提調有月給騶
直亟戒家人無輒受二子上疏陳公意乞解職得
適為知樞竟以十二月二十六日屬纊得年六十
有六訃聞輟朝 賜吊賻祭視常例有加以二子
從勳 贈議政府領議政明年二月十一日葬于
揚州長興里先兆之次公天性甚高清明溫粹少
孤能自力學於書無所不觀晚悉屏去唯取性理
諸書玩索歸趣嘗自述曰吾自十五粗聞向方從
事於收放心而為文字所誤虛度半生晚而覺悟
洗滌舊習尋繹聖賢言語似有所得至於二氏之

說亦頗識其深淺明知其不足惑也以為天下之樂無足以易此者而疾病衰懶不能專精用力又無師友講明之助日暮道遠難望有成世亦恒以詞人墨客目之每聞此言輒自羞愧戊辰元日作自新箴有年不再新德則更新之語觀於此即公之所存可知矣和光任真不事矯飾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繩檢甚嚴樹立甚確雖舉世滔滔而未嘗少有撓奪也雅性恬退不樂榮進弱齡通籍遍歷華顯每有除命必逡巡避出於至誠不獲已而後拜命自數十年朝家清議漸泯攀援幽

隱蹊徑錯出雖稍有士夫名稱者往往喪失廉隅
為趨利避害地故相沈公喜壽嘗歎曰保全清節
不為宮掖知名者唯芝峯有之云足不躡貴勢之
門身不入偏黨之目常以呂微仲范淳夫自期延
興金公以國舅閒居與公同閑嘗集諸名勝司要
公公終不赴及癸丑禍作預席者多累及獨公超
然自遠於文罔之外人始服其遠識平居整攝衣
冠終日穆然鄙俚之談不出於口傲惰之容不設
於身雖疾病困勞未嘗改頽偃卧蒞事必莊作字
必楷與寘姊同居素養謙至教育甥姪婚娶得所

接人肥肥和遜而人自不敢以狎進家世清儉取
與無所苟不問產業有止於聲色紛華泊然無所
好不薰香不然蠟不設宴會不聽音樂食無無味
坐無完席一裘十五年不浣床榻蕭然凝塵滿室
而處之甚適人有服義者對公輒赧然自退及卒
親賓會歛皆曰不可以文綺溷我公但用絹素從
雅志也公為文本諸經傳典雅有體不尚諸冢險
僻語詩取初盛唐曰前乎此者體格不完後乎此
者卑弱無力至五言古體則有漢魏樂府其盡善
哉公所著詩文二十二卷采薪雜錄一卷讀書錄

解一卷題辭一卷秉燭雜記二卷警語雜編一卷
剩說餘編二卷芝峯類說二十卷昇平志二卷所
纂錄群書五部二十五卷藏於家玄軒申公嘗稱
公詩神而化之簡易崔豈亦曰斯文之託其在是
矣五山車天輅南窓金玄成俱極稱賞以為格高
語妙句圓意活優入盛唐閭域又曰閑淡溫雅有
正人君子氣象薦論之士必有取爾也公之配曰
某封某氏有二男一女男曰聖求敏求皆以文科
進為時名臣內外孫曾男女若干人維後生蒙昧
幸而及公之晚節而獲承緒論其講說義理揚摧

文章精潔超詣脫離科臼有自得之趣非記聞騰
口者之所能及也因以槩公之平生則其恬冲之
資潔貞之操行義足以範俗文章足以垂後立朝
四十四年屢經世變而出處言行無少玷類即善
毀者無所容其喙若公者非所謂完人正士文質
彬彬之君子者耶謹摺家狀撫其表著者論撰如
右以請易名之典謹狀

故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世子左賓客知

春秋館事 贈忠勤貞亮劾節協策扈 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韓興府院君李公行狀

公諱山甫字仲舉號鳴谷高麗侍中韓山伯牧隱
先生諱穡之七世孫也考諱之茂 贈領議政娶
綾城具氏生公子保寧田舍幼有美質凡言動必
以誠實未嘗有毫髮虛偽嘗與群兒戲氷上跌足
折齒群兒懼為父母所譴責謀所以飾辭者公曰
叔父常以不欺見教吾當以實對叔父者其季父
之齒世所稱土亭先生者也土亭見公齒折問其
故公對以實後土亭聞公所與群兒語者稱歎不

已土亭嘗戲指路傍石佛曰此物亦有父母否公對曰有之父天母地時公甫九歲土亭大竒之歎曰此兒當作大人君子既就學學業日進年十七娶婦于京將行上亭戒之曰須惜寸陰公奉教唯謹嘗在江榭讀書一夕諸友共拉公登舟抵奉恩寺諸友先入寺遊賞日暮還舟則公在舟中讀書自若諸友共嘲之公曰父兄有戒不敢違也公屢魁鄉舉後將入場同業生忽被錮公惻然曰我不忍獨赴遂與之同歸人以為難丁卯中司馬試戊辰擢文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薦入藝文館為檢

閱序陞成均館典籍由禮曹佐郎為養乞縣除海
美縣監未幾召拜司諫院正言遷兵曹佐郎遭外
艱廬于高灣墓側哀毀盡禮制終拜兵曹正郎承
命為御史巡按咸鏡道還歷拜弘文館修撰校理
司憲府持平司諫院獻納為吏曹正郎時東西黨
議已成為銓郎者各執好惡睚眦不相下公獨持
和平無偏頗之累清議重之丁丑持養母心喪廬
居舒川舒僻邑也鄉俗甚陋自公之至覲德興善
為士者頗知慕學飭行云拜成均館典籍屢遷議
政府檢詳舍人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弘文館

應教典翰直提學嘗侍夜對極陳黨論日盛用舍不公之弊對罷將退上命坐賜問以此大為用事者所惡引疾適為三簿寺正自是置散殆一年會二司誣詆李文成公上怒命竄朴謹元宋應漑許筠等三人而公復拜執義尋陞承政院同副承旨俄適西樞歷成均館大司成戶曹叅議司諫院大司諫文成公既沒時事大變金字顒為副提學入對毀文成所為時公以右承旨入侍盛稱文成行誼之高上擊節嘉歎字顒有所言上輒問公曰此言何如公輒盡言不諱益觸時忌無何特授

大司憲為忌嫉者所中傷出為慶尚道觀察使其
治以祛積弊恤惻獨養老興學為務還而叅判禮
曹者一刑曹者三貳京尹者再出按黃海道治理
如嶺南士民慕德立石頌烈己丑逢變起召入再
為大司諫庚寅以賀節使赴京師還又長憲府時
逆獄滋蔓諸與逆魁相識者多憂懼不自意全而
公持議平恕隨事鎮靖危懼之徒恃公無恐舊嘗
毀公者至是大慙服無不稱公長者明年特命
尋授黃海節會士禍大起一時名公卿多被竄逐
論者欲彊公無毫毛可舉只以怨天尤人劾公公

官罷居閑唯日讀書不輟所親或唁公公笑曰彈
辭謂我怨尤可謂不知我者壬辰倭寇深入公自
保寧鄉庄赴都居數日叙命下公晨詣闕則

大駕已西幸矣公不復還家單馬追駕扈行至東
坡驛拜大司諫尋以吏曹叅判陞判書時賊鋒漸
逼上議渡遼內附問群臣誰肯從我公與李公

恒福數人請從天朝既發援師李提督如松

駐軍遼陽不肯前公承命馳詣軍門請亟濟師

辭氣懇切淚隨言發提督欲具酒食待之公曰君

父在草莽義不忍當盛禮遂下庭慟哭提督感動

即趣師渡江 天兵既復平壤進薄京城與賊相
持久糧且盡欲退軍 上憂之曰海西新中兵公
私赤立括粟飛輓民必不堪將奈何廷議僉曰李
某曾按此道有遺惠命往必濟遂拜公都檢察使
公比抵境民老幼咸加額曰李監司至矣頃儲輸
粟負戴繼屬於道軍餉大集竣事還又 命往莅
三南公素為士民所信服聞其至人爭趨集如海
西大軍南征軍興未嘗乏公之力也辭遼吏書拜
議政府左叅贊陪東宮至全州迴駐洪州屬甲午
大饑親戚之窮餓者皆扶携歸公公分俸賑救甚

至輟盤飧以哺之每食未嘗飽子弟或請加食自
護公嘆曰此何時也喫飯幸矣敢望飽乎東宮命
公管賑饑民早夜焦勞親莅視其糜粥日昃忘食
以勞憊成疾東宮遣醫視疾醫陽言疾可為也公
曰吾病已自知之豈以死生關念疾亟命夫人出
語不及家事但問今日邊報何如而已四月二十
四日卒得年五十六訃聞朝野莫不痛惜上為
輟朝二日賻祭如禮以其年某月日葬于高灣先
兆之次歲甲辰上錄扈從諸臣勲勞賜公忠
勤貞亮効節協策扈聖功臣號贈議政府右

贊成後屢贈至領議政公天資醇粹器度寬弘接
其容貌聽其辭氣可知其為厚德君子少從土亭
學語默坐立一遵其教土亭有高識於人少許可
嘗稱公曰孝悌忠信雖出於孔門可以無愧又曰
唯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士人雖有美質稍長漸
失其本心唯其也庶幾此言又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毅然有不可奪之節也其見許如此平居事親
敬長喪祭之節一以小學家禮為準則詭浪之語
不出於口惰慢之容不設於身外物奉身之具泊
然無所入其心廳事土床廣而不火至藉藁以處

而晏然自適唯急於濟物見人充窮猶飢渴之在身聞人有一善言而稱道之或言人過惡恒若不聞也者雖僮僕有過亦不輕加詬罵尤篤於宗族無愛存恤意思周遍故無論疎戚遠近歸之如寡戴之如親教諸子未嘗以榮進為務常曰立身修行當以古人為法科第乃外事也公雖以忠厚存心至淑慝是非之際守之甚確處之不苟立朝近三十年在經幄首尾十餘年孤忠朴直不顧衆咻未嘗以利害得失動其中至施諸政事則竭心盡力要以澤物利人行之出於至誠故德惠所及人

皆感悅惡難之日多賴其力焉與李文成公珥成
牛溪渾趙重峯憲鄭寅城澈洪益城聖民相友善
一時善類皆倚以為重公於經傳及癘洛諸書靡
不精熟而尤深於易學啓蒙蓋得之上亭又洞曉
象緯當辛卯年間仰觀俯察深以國事為憂及倭
變之作其言果驗云夫人德水李氏有二男慶傳
以魁科進官至都事慶院生負皆早卒文壻三人
其次故叅贊鄭公暉為時名臣維晚生不及識公
而聞前輩緒論景慕有素謹掇鄭叅贊所著行錄
撰次如右以請易名之典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五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六

行狀 二首

左議政月沙李公行狀

以下續稿

公諱廷龜字聖徵號月沙延安之李系出唐中郎
 將李茂從蘇定方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于延安
 子孫遂為延安人高祖石亨三元及第策勳封延
 城府院君謚曰文康曾祖渾司憲府掌令 贈吏
 曹判書祖順長不仕以老壽陞嘉善階 贈領議
 政考旂以文章名一時累舉不第官終三登縣令
 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光州金氏公以嘉靖

甲子生於城南青坡寓舍其生之日有虎當晝來
伏戶外人皆驚走公既生而虎亦去聞者異之自
學語已知文字言動不凡竒自獻與公同開公七
歲時竒嘗解錦帶以與公公不受或問其意公曰
竒帶豈可受也八歲賦詩有警語稍長博學強記
嘗讀昌黎南山詩次其韻既而又用其韻成七言
觀者稱以神童十一歲丁金夫人憂執喪如成人
十四歲魁泮宮陞補之選名聲大起中乙酉進士
庚寅文科選隸承文院薦入翰林方洪汝諄用事
謂公在太學嘗撰疏請留成牛溪論削其薦壬辰

倭難 宣祖西狩公間道赴 行在到成川拜侍
講院說書癸巳從光海迎 大駕于定州拜藝文
館檢閱 上曰講官重於史官其還授說書宋經
略應昌移咨 行朝令選送文學士以備講學公
與黃公慎同被選經略素主陸氏學當講大學不
許叢用程朱說公辨析同異著說數十篇經略稱
善巡按御史至宴于統軍亭提督以下諸將皆不
得與經略與御史獨請公及黃公慰獎甚勤臨罷
以書勗之曰東國興衰在世子世子賢否在公等
尋陞司書經略還公自義州歸拜兵曹佐郎成均

館典籍華使司憲來李公德馨為遠接使辟公為
從事以病不就拜吏曹佐郎華使之還也遠接使
又辟公從事備局以公方管槐院文書 啓留之
遠接使尋又再辟政院又以公善華語 啓留之
公之才諳為時所急如此尋聞三登公疾篤上疏
往省道聞訃墜馬幾絕雪上徒步行數舍甲午春
奉喪歸葬丙申服除當路者忌公復入銓左遷禮
曹正郎差冬至使書狀官累除兵曹正郎成均館
直講皆以病未赴丁酉病少愈始造朝拜兵曹正
郎兼承文院校理漢學教授楊經理鎬到平壤問

我國軍兵城池糧仗之數責令三曹判書來對狀
朝廷憂之 命公往對麻提督之南征也接伴使
屢辟從事皆憚避最後及公即日就途未幾槐院
啓請召還自是凡大小文書多出公手嘗撰揚經
理帖 宣廟問曰此作甚好誰所為也拜成均館
司藝兼侍講院弼善公嘗直春坊梁按察粹三闕
下 宣廟蒼黃出接 御前通官未及到政院請
召公入侍應對甚稱 旨按察亦喜曰春坊學士
乃能解華語耶 宣廟謂承旨曰不料李廷龜多
才至此也自此益蒙 知眷 命授三品准職超

七階為掌樂院正兼帶如故戊戌拜司憲府執義
 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兼承文院副提調關王廟
 成 天將請 上同往奠駕已辦始 命撰祭文
 有司請召知製教 上以命公立就以進 上大
 悅 命賜錦逆為兵曹叅知方 天將滿城咨揭
 往復日夕旁午公左右酬應率多口占立草或有
 非公所當撰而往往特以屬公文成輒見褒羨
 賜錦莪 命別寫一本以入大臣 啓請兼備邊
 司副提調無何有丁應泰之誣 宣廟避殿輟朝
 籍橐俟命中外為之震動將遣使辨誣 命擇詞

臣數人各撰奏本既進獨用公所撰公於應泰所
誣隨語辨釋甚暫而至稱祖宗一段乃曰小邦海
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儀名跡慕效中國多有倂
擬至先臣 康獻王一切釐正而獨其稱跡自新
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國中臣民襲舊承訛相沿
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以此受罪萬死無所辭
若謂之僭非其情也柳相成龍見奏稿以為此大
事也今遽首實恐有不測之禍不如闕而不舉廷
議不能決久之 上手教曰君臣猶父子安有可
諱事以此受罪予固甘心於是羣議乃定李相恒

福為陳奏上使請以申公欽為書狀上曰今之
善為詞命者莫如李其其文章寫出肺肝醞籍典
重為人亦有計算陞品為副使可也明日拜嘉善
大夫工曹叅判充陳奏副使公上䟽辭不許明
年春至京師既上奏遍詣各衙門具文呈辨凡
三十六通皆公筆也奏下廷臣雜議諸公讀奏至
所陳廟號語大稱歎曰老實老實告君無隱朝鮮
真禮義邦也廷臣覆議有曰朝鮮國王奏明白洞
快讀之令人涕泫泫欲下議入天子命丁應泰
回籍聽勘仍令該部移咨慰諭復命宣廟引見

嘉獎時 命加階賜奴婢田結兼備邊司有司堂
上朝議將勦野人令西北路抄兵公上劄言其非
計 上曰予固知卿有才而不謂料敵勝負其智
若是又能描寫時勢極陳人所惡聞之言亦人所
難能也予自詫有人矣遂從之拜戶曹叅判尋特
授藝文館提學 上嘗接見揚經理 命公入侍
他日又入侍 上曰前命李某入侍蓋慮經理有
問事或難對也尋常接見時不必為例仍 賜公
錦其倚重公類此庚子兼同知義禁府事戶判缺
上命朝堂勿計資秩擇擬遂擢拜公資憲大夫戶

曹判書公屢懇辭得適會 懿仁王后上昇大臣

啓曰國有大憂非李某無以長度支復拜公戶判
公不敢辭即兼國葬都監提調時國儲蕩然殮殯
所須羅段等物其數甚多皆取足於市公隨宜措
處事辦而民不病又設方禁令吏胥輩不得侵牟
市井市民大便之兼知經筵事移拜禮曹判書

大行王后發引至因山翌日將下是夜靈幄殿火
梓宮幸得奉移而萬衆謹譁大亂公令曰諸執役
人等各持其物以避火胥後令否者有重辟火既
滅公按簿點閱無所遺失乃遣郎官也 啓遂告

于世子及揔護使揔護使喜曰得公為禮判復何
憂哉乃先行慰安祭用初卜吉時下玄宮如儀公
又言曰今日不幸遭大變而冊寶諸器物幸無損
污請令三司六卿諸官一一審視然後掩殯皆曰
然由是既事退而人無異議公之力也辛丑蕪世
子右賓客嘗入侍朝講大司諫金公尚容進對多
觸犯忌諱上震怒左右莫敢言公進言為調解
之上怒霽威曰子無是事然當申戒宮中也以
病瘳未幾復拜禮曹會設校正廳撰定經書諺解
公為堂上辭瘳知義禁尋蕪弘文館大提學藝文

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詔使顧天峻崔廷捷將

至公為遠接使辭朝日 宣廟解所御貂帽以賜

之幕僚選辟皆一時之望會鄭仁弘使其徒誣誑

成牛溪諸臣持正議者相繼譴罷公亦不自安引

疾乞辭壬寅三月適為平壤迎慰使還朝力辭文

衡及賓客經筵次第得適尋復兼賓客及揔管校

正廳堂上又拜禮判更定 孝敬殿祭禮又請致

祭鄭夢周墓只稱高麗侍中鄭公而不名 宣廟

初難之公力請乃從之又請為魯山燕山立後議

格不行病適處西樞甲辰正月因天變應 旨上

封事請修軍政以飭武備振紀綱以尊國體結人
心以名和氣開言路以集羣策恢公道以廣人才
修實德以應天譴朝廷請冊封世子以公為奏請
使既還臺官承柄臣旨撫微事論彈上終不允
乙巳求外拜京畿觀察使纂集廳之設也尹公根
壽李公好閔啓曰李某不可不叅此選請破格
為堂上許之公之治圻也以厲風教修廢墜為
先務建圃隱書院于龍仁事聞賜額曰忠烈重
新崇義殿請以其裔孫王鷗為殿監修治水原竹
山二山城儲峙糧械為緩急備明年秩滿帝為知

樞兼知實錄春秋義禁府事會有無名子書泮宮
廡壁暴當路隱惡權臣遂起大獄死者甚衆賴公
救解頗得全活嘗於三省會中用滑稽語戲之權
臣益怒 宣廟尋廣詢理官公極言寃狀遂盡釋
之日本人求和縛送死囚妄稱壬辰犯 陵賊柳
永慶將告 廟陳賀公上劄論其不可辭遠禁府
總管丁未兼知春秋館事復拜戶曹判書戊申二
月 宣祖昇遐公例兼國葬都監提調公前後再
長戶曹皆遭大喪治具無闕人以是益服公通才
移拜兵曹判書光海初襲位過自危疑發兵衛宮

城久而不罷將士暴露甚苦人莫敢言公為啓罷
之亂後軍功輸粟人等國家無甚酬報而勒令輸
回上者謂之一朔禁軍人皆稱冤公又啓請罷遣
第令有事則赴防而已內三廳參下皆積滯不遷
請加設訓練主簿以廣陞遷兼世子右賓客同知
經筵成均館事又兼宣惠廳堂上內醫院提調撰
進 宣祖行狀加正憲階大行發引時所用軍丁
六千餘名例當徵發諸道公啓請以五部坊民調
用之遂為定式華使熊化至公為館伴熊公得公
詩稱賞不已書示譯官曰字字唐人魄每日請公

以便服入讌言語書牘必稱先生臨別戀戀出涕
因請公序皇華集太監劉用繼至戶判金公醉為
館伴大臣啓請以公兼之劉使在途誅求無藝將
無以應之或謂宜括民間所貯且發倉賀金以待
之公獨進言曰方今旱災極酷民將填壑廟堂宜
先講究荒政接待詔使不足深憂也人或不以為
然既而度支見銀未告竭而劉使亦飽去矣公又
請停濟州乾鰓之加賀者島民大蘇而用亦不乏
又兼兩館大提學 天使時調發外方人丁服役
都監者累千名馬亦以百數大為民弊公在司馬

建請量宜收布以雇募內外皆以為便而羨布尚
有三千餘匹遂用此重建兵曹以病告遼為知樞
兼帶仍故冬請暇上冢還啓陳畿民飢困狀且曰
移粟貸民本以救飢而民未嘗沾實惠徒為吏胥
漁奪之資明年責償病民益甚唯當盡蠲賦役以
寬其力則民雖採食草木亦可自活請以賑恤米
穀代充宣惠廳用度盡減畿民今秋來春應納收
米民之受賜大矣從之兼實錄廳堂上復拜禮曹
判書啓請中外所報孝子節婦悉行旌表又請魯
山君及夫人墳墓所在更加封植增置守塚人戶

卷之二十六

別建祠宇每年降香以時祭祀自兵燹後京中只
建中西二學公又請悉復四學如舊制庚戌宣
祖躋祔公請依故事加上懿仁王后徽號又言
祔廟後例有耆老儒生歌謠此系彌文況餘哀未
盡不必盡行光海不悅命只行獸軸停結綵等事
又言該曹典故文籍經亂蕩盡每遇變禮無可考
據請就各朝實錄中分吉凶軍賓嘉凡儀注節目
可據事例抄為一書以便考閱皆從之光海將進
尊私親命儒臣博考古典儒臣引皇朝孝宗進
尊紀太后奉以別廟事以啓事下禮官公言考仲

子之宮歸成風之祿皆見譏春秋而漢唐以下追尊之舉違聖人禮制皆不足法况懿仁王后無子取廢下為嗣則於私親當有降殺之節皇朝孝宗追尊生母別祀於奉慈殿此正時王之制似當據以為議唯六位踰上並母后則必貽貳尊之嫌本朝母妃生時稱妃既沒稱后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今宜追尊為妃別廟享祀光海曰祔廟如難輕議徐俟後日今上以后踰建別廟進冊寶備儀封陵公再啓請議大臣領相李公德馨議曰該曹議是光海曰別廟享之已有差別只上妃踰甚

為欠缺后跡之上斷不可已更為講定公三啓猶
執前議光海不聽公遂辭職亦不許四啓又力言
不可光海曰後世雖有峻議予自當之其誰曰大
臣有司莫有言者宜急議上翌日朝譖公入侍又
極言之光海終不聽奉慈殿祭禮命悉依 太廟
公又啓言別廟祭禮當用時膳不可用 太廟牲
牢凡八啓乃許之光海欲親祭私廟公啓曰神主
未及改題而先行親祭事甚不便請俟別廟奉安
後行之光海初不許三啓乃從之儒生疏請以五
賢臣從祀文廟久不允公於筵中力申其請事乃

克舉士論多之進階崇政大夫拜吏曹判書辛亥
鄭仁弘上劄詎文元文純兩先正太學諸生削仁
弘名青衿錄中光海大怒命倡議儒生削藉禁錮
太學生聞命捲堂而去公詣闕陳啓光海為寢削
錮之命准罷掌務官適大司成公又上疏爭之請
同被罪譴不許公之在銓也拔淹滯抑私倖光海
既不悅而郎官欲以匪人擬銓望公持不肯益為
時輩所忌遂以辭得適為知樞復拜禮判請立崇
仁殿于平壤以祀箕子以其後鮮于寔為殿監主
其祀如崇義殿事例光海從之命公撰文勒碑術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十一

士李懿信上疏請遷都交河事下禮曹公覆啓駁
之辭甚正光海大怒然事竟不行癸丑獄起公亦
被誣逮置對訖光海慰遣之公既出上疏自劾章
六上光海優荅不許獄既成命公製進告 廟文
有自圖富貴稚弟何知之語光海命改之又命漆
入咀呪事公又有出於亂招之語又命改亂字延
興既賜死朝廷議 大妃服喪與否公曰父子大
倫天地常經 大妃安得不服喪大臣遂用此議
進素服素膳翌日公以內局提調請闕謂副提調
鄭公曄曰今日安可無慰問 慈殿之禮遂詣 大

妃殿問起居爾瞻輩以公前撰告 廟文詞意不
韙及 大妃服喪內局問安等事為罪案論啓請
罷光海不許只適禮判尋又盡適兼帶至乙卯又
適知樞經筵差辨証陳奏上使拜刑曹判書兩司
論啓請罷光海終不許公屢辭乃得適又拜尸曹
判書公懇辭不許啓請省浮費停土木皆不省丙
辰差冠服奏請使赴京師丁巳八月復命拜判中
樞進階輔國公在燕時得疾幾殆及還遂稱病篤
杜門謝客自癸丑後羣兇謀廢 大妃鄭造尹詔
首發其議幽之西宮錮塞門戶危辱萬狀前歲嘗

大旱用故事閉南門公與鄭公曄同詣西宮謝西
 樞新命見宮門牢鎖草沒中庭二公相對掩泣曰
 不用閉開門第開閉門則天乃雨爾瞻聞其語將
 起大獄或解之曰此詼諧語不必究爾瞻怒曰詼
 諧亦泣耶然因是事亦得已時危機日急公知禍
 作不久扶病訪鰲城李公於東郊與之訣別有斜
 陽數行淚立馬 穆陵村之句聞者悲之兇徒相
 繼投疏請廢 大妃光海下其疏令廷臣議公以
 病不赴光海令在家獻議公草議將進會有無賴
 子疏誣公以不赴庭議請先誅寘公遂自陳儒疏

方請誅竄席藁俟鈇不敢獻議戊午春相孝純
率百僚伏閭請廢母公稱病不與兩司合啓請
遠竄公出江上待命事久不決己未冬皇朝疑
我有監護之議光海憂之將遣使自辨下教曰辨
証必須華國手李某可差陳奏上使遂起家為判
中樞公屢疏懇辭不許引見錫賚慰諭甚備庚申
夏至京師使事得竣會神宗皇帝崩公呈文禮
部乞叅百官入臨之列閣部諸官嘉其意許之工
部製給衰服有不中度者公又呈文請改遂隨班
行成服禮又詣文華殿叅勸進皇太子又叅進

香祭

新皇帝登極叅賀班皆非外國使臣所當

得也公在燕京左諭德汪輝因人請見公家集公
辭不獲錄示朝天紀行詩百餘篇汪公大喜自為
序付書肆歌劄乃公使還權奸嗾臺官劾公曾為
西宮不叅庭請又奉使京師刊布私書播國陰事
請拿鞫光海峻却之促公奉勅而來辛酉拜工曹
判書又兼藝文館提學是時朴承宗與爾瞻交惡
欲籍公重名以傾爾瞻爾瞻益怒又嗾兩司以前
西宮事劾公請絕島安置啓入留中監軍御史梁
之垣來備局言慎接之才無踰李某者方被重劾

不敢請光海卽下教峻責兩司令亟停論以公為
接伴使公辭不許遂行監軍待公以殊禮及西還
欲久留安州敬公者艾官尊移書朝廷請令公先
歸公留寧邊候旨時有孫閣老東來之報乃以公
為孫閣老接伴使孫不果來公乃還時靖社密
謀已定事頗泄兩司託它事論首事諸人禍且不
測公為見柳希奮以雅辭解之竟得無它癸亥三
月 今上反正公聞報審悉然後入朝昌德宮
上命公詣慶運宮奉請 大妃復位以公為禮曹
判書兼知 經筵判義禁府事嘗於筵中論成渾

被誣請復官又請褒贈李珣皆從之將議私廟與
禮公言 殿下既繼 宣祖之統其於本生封號
自有 先朝故事唯其屬稱未有明據蓋 殿下
以孫繼 祖而考位闕焉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
不可闕今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
立支子以主其祀祀典封號一依德興故事則重
宗統報本生之道似為兩盡首相李公元翼以下
皆以公議為是 上從之命選 元子輔養官公
與吳公允謙鄭公曄鄭公經世金公長生同膺選
大妃下教數光海罪惡命奏 天子請誅之李相

元翼以問公公與李公及申公欽請對陳其不可
大妃意稍解光海夫人柳氏卒請遣禮官治喪用
王子禮葬之曹植書院爾瞻輩所建也為人撤毀
祠版狼籍請令所在禁之論者是之 元子年踰
十歲請早行冊禮而先加元服甲子李适反臨津
不守 上將南狩公請固守京城以待勤王之師
羣議以為不可遂決計幸公山公扈 駕至水原
請下書八路曉諭逆順賊既授首 上還都公先
奉 廟主入京乙丑兼 世子右賓客 世子加
元服公為之贊陞拜議政府左贊成兼 世子貳

師太監王敏政胡良輔來頌 詔公為館伴將行

誦牌為誦牌廳堂上 啓運別宮之喪公又以判

中樞兼禮曹判書議喪葬節文每當隆殺之節必

斤斤致謹焉 聖教嚴峻命推考禮官公惶恐上

疏辭職 上優批不許姜王二 詔使之來公又

為館伴 詔使送帖有飽聞聲華之語又拜左贊

成兼禮判如故丁卯奴賊入寇移拜兼兵曹判書

公辭 上曰國事至此非卿不可當此任扈 駕

入江都和事且戍虜遣劉海來定盟約公承 命

接待金戶判書蓋國及維為之貳劉海初言當絕

天朝公據大義痛斥之海頗以虛辭恐喝久之忽
拱手曰素聞朝鮮禮義名今聽諸公語果然國危
如此而猶守忠信不肯變節誠可敬也遂下復相
逼劉海索歲幣馬牛其多公又力爭不許只許若
干土物為犒賞資海又欲於會盟日 上親莅盟
壇公又請以死爭之海亦不復強也後海歸 天
朝每稱我國忠義云公在 行朝建請諸道置營
將使管束伍操鍊有事則各領所部赴敵劉海又
來 上命公往諭海令亟撤義州留兵未幾虜兵
果撤去戊辰七月擢拜議政府右議政屢辭皆

優旨不允公在相位屢言綜覈務實及明教化正
風俗崇儒術養賢才之道倭使玄方智廣等來請
上京公上劄言狡夷所言不可盡許今宜以特召
為名只令玄方等上來餘人依例留釜山接待之
嘗侍 講筵請優禮召致金長生張顯光等追贈
成渾以示崇獎之意又言 殿下頗有輕視羣下
好作聰明之病 上嘉納之相臣有言羅萬甲金
增專擅朋比 上命大臣議其罪公與首相言唯
當鎮定不宜遽施罪譴 上不聽命萬甲遠竄金
增下獄公與首相詣闕待罪 上即引見命萬甲

減配中道金墉門外黜送公又與首相上劄辭職
不許庚午春請暇焚黃先墓 命賜奠床食物
恩數甚優劉興治擅殺島帥陳繼盛朝廷議舉兵
擊之公言不稟 朝命徑行誅討非外藩體及入
對又力陳不當擊 上入前說不從兵既進興治
已去或言當勦島中老弱公又論其不可竟罷兵
追崇議起王堂進劄忤 旨上命拿問李行遠等
寘趙綱公上劄極諫 上皆釋之辛未夏大旱
上命審寃抑恤貧乏甄賢能以謝天災因 命宥
王堂五儒臣停追崇奏請之舉公因上劄請虛已

聽言優待者宿䟽釋罪累又自陳衰疾乞免相職
上優荅不允秋有風雷之變公與首相上劄自劾
請寢拜 陵 上即命停行公前後論大禮或面
陳或以啓劄言甚明切每有譴何橫及公未嘗不
諫諫不納輒乞去職壬申進拜左議政兼 世子
傳 上命有司丞舉追崇之禮公與首相聯名上
劄屢諫皆 不從臺官朴東善權濤論 徽蹠增
減事 上怒命權濤拿問朴東善削奪官職公又
上劄諫六月 大王大妃昇遐公為摠護使 梓
宮至山陵公有疾不克行事至冬引疾呈告凡二

十上始許濂判西樞甲戌進文康公所撰大學衍
義輯略因上劄引書中所論崇敬畏戒逆欲嚴內
治察民情四條以陳戒焉 上嘉納 賜毛褥秋
有 元宗祔 廟之命三司爭之強 上震怒言官
相繼坐黜竄者十餘人公輒上劄諫皆 不聽乙
亥四月病篤 上遣內醫視疾藥物交途 王世
子亦遣宮官問病是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寢訃聞
上震悼輟朝進素膳三日近臣致吊 賜祭賻如
禮 王世子率宮官舉哀進素膳七日吊賻有加
越八日親臨哭吊館學儒生百七十餘人相率來

吊嗚呼豈所謂生榮死哀者非耶公生稟秀異之
資德性和厚風度清爽與人語和氣盎然無纖毫
矜持至當是非去就之際未嘗有所枉屈鄭文肅
公驥論當世人物訛稱公曰和中有確世罕其比
尤篤於孝友壬辰之難公奉三登公赴行在至揚
州遇賊匿山谷中三登公不食數日公涕泣出山
求食時賊鋒充斥入烟斷絕公彷徨無所之忽見
一老人坐巖上前置一簞飯公就拜乞焉其人舉
簞與之公辭其半其人曰歸作數日供可也不顧
而去有姊在高陽不知存沒公往省之至城山遇

賊幾死飛丸三及身而皆不中傷唯穿穴衣袴而已竟省姊而還京畿監司沈岱軍澄波渡三登公疲餽欲留一夕公見沈無請知必敗立催發行數里而賊襲沈壘屠殺殆盡其阨危幸免如是者甚多每遇先忌雖隆寒不廢澡浴至老亦然朔望之祭雖病必躬五代祖墓在樓院香火久不舉公為定祭式子孫輪行文康公舊墓未有祠宇公為重建以畀主祀者與寡姊居比舍未嘗一日不見收恤內外宗族曲有恩意賑貧救乏常如不及窮鄉疎屬歸之如家其忠君憂國出於至誠常曰吾於

家事甚濶疎不以經意至當國事雖微細不敢忽
 凡有施設料理夜卧必森羅目前聞朝家有過舉
 憂形於色見有羨政盛事或登對聞上教當理
 出必喜以誇語子弟當官莅職帝廷大體見人過
 誤專務覆蓋讞獄必立平反求其生道生平不問
 家有无未嘗營置田園增修垣屋五世子臨喪
 還謂講官曰位卿相數十年居第隘如此其廉
 儉可貴云公受知宣廟恩遇之隆迥出今古中
 違否運雖愠于羣小而操履貞固譽望益盛晚際
 聖明遂膺大拜倚毗深重終始無替公立朝四十

六年遍歷六卿而九長春官再秉文衡禮樂儀章
多所考定高文大冊事大交隣詞命出於公手者
皆鴻苑可觀其赴京師宿華使者各四艱危之際
周旋應對竭慮盡誠紆國難雪國誣增國家之光
華者赫赫在人耳目故雖當昏朝奸讒齟齬必欲
致之死地每值國有憂虞事關中朝者不得不舉
公以應之以故屢廢屢起終得免於奇禍公於學
問未嘗規規於章句講說而樂善好德誠意藹然
有可以為斯文地者輒自盡其心力其見於文字
事為者可考而知也其文章天才絕人膽敏暢達

絕無艱辛滯澁之態 宣廟最悅公文謂一時名
能文詞者舉出公下初以辨誣奏見絀於中朝東
征諸將見其奏者每對 上必稱好文章魯訥者
我人也漂到江浙還亦言南方士子多傳誦者今
歲賀節使臣還自燕京亦言下國有儒生出示公
奏本寧遠寺僧亦誦公所贈詩聞月沙亡恙否喜
換揚御史碑揚得惠本人喜衆中誇示曰朝鮮李
尚書文也汪學士輝既得公詩鋟行署丞葉世賢
嘗奉使滇南以其板本自隨曰當廣布江南以為
鄉里榮耀公嘗赴燕鎮江守將丘坦聞公至出候

道左設綠棚供張以迎熊御史化請公宴于其第
執禮甚恭其為華人所敬慕如此所著詩文集二
十五卷又有書筵講議一卷大學講語一卷藏于
家夫人權氏禮曹判書克智之女有二男二女男
曰明漢成均館大司成曰昭漢兵曹叅知公早得
重名業已流聞華夏國中之人無問識不識下至
童孺婦女輿臺芻牧每稱公必曰月沙而不名其
文章政術德望之盛載於國史誦於萬口非可誣
也謹採摭其表著者叅以家狀論述如右云

資憲大夫知敦寧府事兼知義禁府事趙公

行狀

公諱存性字守初漢陽之趙自高麗已稱大族鼻
祖岑官判中樞院事其後世有聞入公之考曰孽
為族父連孫後連孫之父曰漢川尉無疆尚成
宗大王女肅惠翁主公既貴贈祖連孫吏曹叅判
考孽吏曹判書妣慶州李氏以嘉靖甲寅某月日
生公公生而嶷然異凡兒判書公喜曰此兒必興
吾門未睟而孤纔有知語及子毋孤寡輒悲泣十
二歲入學甫成童才學日就所與交皆名人嘗受
業於牛溪成先生先生重之又從朴守菴枝華游

守菴亦亟稱之中癸酉司馬因劬書得疾沉綿者
近十稔庚寅擢文科即薦入藝文館為檢閱明年
陞待教會柄臣修舊郟媒禍士類目以鉤黨斥逐
殆盡公亦坐罷壬辰倭寇猝至公以事在關西聞
變由徑路馳歸則大駕已西狩失太夫人所在
徧求諸山谷而得之時京都已陷行在路絕遂轉
入湖西託太夫人於舅氏癸巳二月浮海達行在
上疏自陳宣廟召對慰諭遂復舊官轉奉教尋
承命閱視實錄於湖南未還陞成均館典籍禮
曹佐郎拜司諫院正言復命于永柔行宮入對

啓曰大賊屯據湖嶺道路不通而南方月進貢獻
迂路涉海水陸轉輸之弊甚於運餉宜一切罷之
以紓民力又陳軍務數條上皆嘉納採用焉公
又言臣到海西聞有後宮從人毆傷民至死者官
吏不敢問此何時也而有是事乎因及宮闈不嚴
言甚剴切左右為之變色尋帝為典籍秋差賀至
書狀官兼奏請留兵及發賜硝黃既至京師使臣
有疾公獨詣兵部敷對明切辭氣慷慨尚書石星
為之動容問公年紀歷官具以對歎曰爾國有人
何憂不破賊遂具覆悉准所請甲午春奉勅還

上命陞叙直講東宮南駐全慶公為撫軍司郎尹
相斗壽為體察使請公為從事委以機務遷戶曹
正郎監稅于牙山倉乙未用薦為三道海運判官
兵荒之餘漕運不以時至軍國匱急公至調度有
方居數月悉輸三載遺滯國用粗裕 上嘉之秩
滿特命因任丁酉秋以事罷會 天朝大發山東
餉米到我境西關新中兵力敵不能輸輓軍興將
乏 上欲遣繡衣督之大臣有薦公可任者遂叙
授通禮院贊儀為御史公乘傳疾馳殫心糾督前
後運致四十餘萬斛戊戌橫坐他事下獄 上察

其狀即出之除奉常寺僉正不拜自是家食者二
載辛丑夏復拜直講時清議稍張銓曹知公才謂
屢擬邇列清選而除命終不與論者稱詘遷內資
寺正拜江華府使居一年境內大吏府地產川椒
光海在東宮欲得以施僧以書抵私人其人袖書
來致意公正色應曰儲君不宜染佛人臣義無私
獻子何得袖書來其人赧然而去壬寅秋突權貴
意嗾言官彈罷公議約之譁然癸卯除司藝司成
序辰國家大筭民田以公為御史按湖南湖中數
郡有地瘠而占等高者民病其稅重公悉釐正之

除揚州牧使辭不赴俄拜忠州上疏請免逝戶連
欠上從之乙巳遭火夫人憂丁未服闋拜瑞山
郡守己酉適歸公在郡三歲縮節繁費倉庾盈溢
羨穀以千計或曰何不以聞公笑曰報穀得賞吾
不為也拜掌樂院正蕪春秋館編修官光海初政
頗甄拔淹滯庚戌夏公為正言光海將追尊所生
公論其非禮忤旨免公前後在言地僅十三日皆
以言去以薦授東萊府使陞通政階萊為接倭縮
穀地嶺南租賦十輸其一用充其餼宰吏非以廉
明稱者出納皆失其宜公乃諒於觀察使悉矯革

奮弊遠近稱便其待倭也威信著明夷人悅服辛
亥以病適之在散班首相李公德馨器公之才每
欲試之藩閫尼於時竟不能用壬子光海錄監撫
時奮勞進階嘉善以賀至上使朝京師癸丑獄起
公與諸名公卿同逮繫出獄猶被黜屏居龍湖之
上未幾有廢母之議公不欲死近郊遂歸湖西
奮庄辛酉宥還叔護軍壬戌監軍梁之垣奏勅
來命公迎慰于定州度支憂漕運不繼謂公曾任
運判有效建請權革判官以公為海運使癸亥三
月今上即祚公乞解職入朝不許尋拜刑曹參

判轉戶曹 召還兼同知義禁府事鞫送有勞陞
嘉義冬除開城府留守不拜改同知敦寧府事兼
副總管甲子春李适反 上將南狩授公戶曹叅
判為檢察使扈 駕至公山賊平還都陞資憲大
夫知中樞府事兼知義禁府事國朝設耆老所以
處文官之年七十秩正卿者禮數優異至是公以
年至與焉拜江原道觀察使言者以為老成者舊
不宜任驅馳 上不允公遂之任蠲弊裕民黜陟
不以私撓以疾乞免章三上乃許丙寅拜知敦寧
府事明年奴賊入寇 上將幸江都 三世子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朝南下以公為分大曾判書管兩湖運餉時公已
有羸疾自力馳赴饋餉無乏賊退公陪 世子復
命自是疾益甚家人進藥公執却之曰人生七十
五強逢暝眩其須臾活非達人也病革神志不亂
戊辰六月某日卒訃 聞 上輟朝遣官吊祭如
禮賜賻有加是歲某月日葬于某地公天資重厚
器度弘偉立心忠實不事矯飾平居簡嚴寡言閤
門之內肅如也性篤於孝友自以早孤不逮養為
終身痛事大夫人愛敬備至喪祭必以禮一姊早
沒待姊壻甚謹撫其後婦一如甥焉分臧獲以與

之敦睦宗族賑乏周急如不及嘗曰朋友有大故
義可絕也宗族之不善者怜而教之可也教子孫
以修飭內行為先常戒之曰人知愛親則知愛君
盡忠於君猶盡孝於親也與人交至老無甘壞不
道隱惡不念舊怨釋褐三十餘年歷內外官勤於
奉公雖屢經貶竄終不改其度也娶李氏贈貞夫
人有三男子長某早夭次昌遠縣監次啓遠文科
佐郎維竊念先君子與公同被辛卯土禍而公之
沒也今冢宰金公實據家狀以請太常之謚其記
公履歷言行可謂其詳矣故維因佐郎君之請別

為撰定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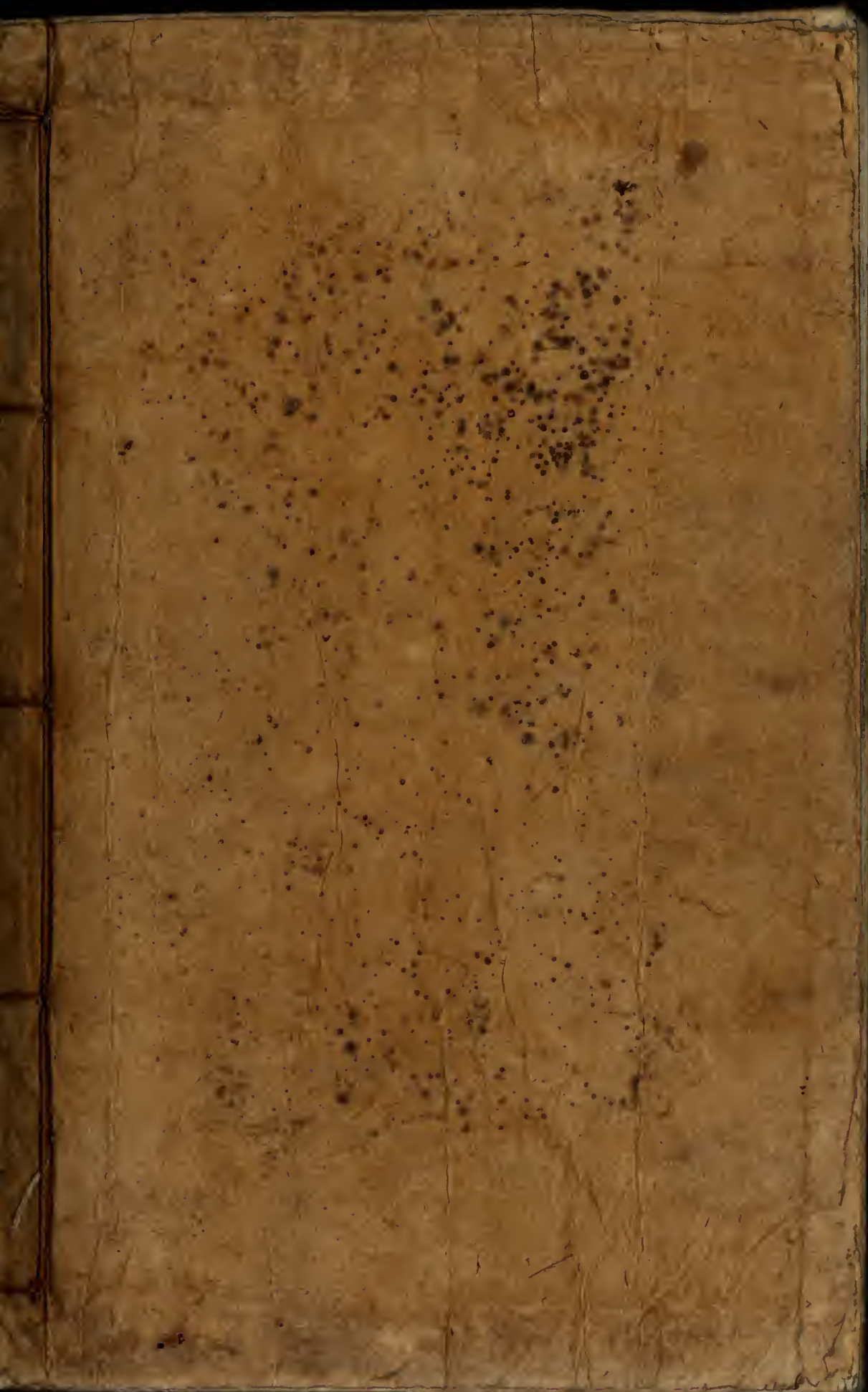
一
卷之十六

二
十六

六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六







卷之七

七